

当代杂文选粹

第四辑 严秀 牧惠主编

穆夫之卷

穆

第四辑

穆夫之卷

当代杂文选粹

中国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严秀 牧惠主编

〔湘〕新登字002号

当代杂文选粹(第四辑)

穆夫之卷

责任编辑：弘 征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6年5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2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25

字数：69,000 印数：2,291—5,290

ISBN 7-5404-1521-5

I·1212 定价：4.1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邵阳市双坡岭 邮编：422001)

出版者前言

一、杂文，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读者面很广泛，能起到其他文艺形式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哲学等方面的论著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杂文创作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也为了检阅和保存建国以来比较优秀的杂文创作，本社特出版《当代杂文选粹》丛书。

二、本丛书选取当代有影响的杂文作家有代表性的作品，每人一本，每本一般自五六万字至七八万字。由作者提供自建国以来全部主要的杂文创作并自选篇目，再由本社约请严秀、牧惠二同志担任主编。在编选时，本社及两位主编尽可能尊重本人意见。

三、本丛书以十种为一辑，每辑十人，除个别老前辈外，排名均以姓氏笔划为序；分辑则以收到稿件先后为主，也适当考虑每辑中作者地域的广泛性。

四、凡近年来已出版过比较全面的杂文集或选

集而此后又较少有新作问世的作家，为避免完全重复，本丛书均未列入。本社为此甚感抱歉，敬希作者、读者谅解。

五、本丛书在酝酿计划、编辑出版过程中，承广大读者、作家和文艺、新闻单位的支持、协助，尤以两位主编殚精竭虑，卓著辛劳，使它得以顺利问世，谨此并致谢忱。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年7月

目 录

出版者前言	1
道途偶拾	1
漫话“内部读物”	5
让贤不是撂担子	8
漫谈绿化	11
要后来居上	13
令人向往的学术气氛	16
想起万物之灵的特性	19
超过麦尔斯	21
识才和爱才	24
伊甸园的故事	27
一块黑板报	30
茅屋里装电梯	33
做人的道德	35
谁来作主	37
“看碟子”只能收起	40
幻想而已矣，科学云乎哉！	43
论据从何而来？	46
楼梯的故事	49

切勿依样葫芦	51
让和尚都去挑水	54
浦来士之耻	57
隔靴抓痒	59
奇哉高考试题预测	62
与沙漠竞赛	64
也是吃饭问题	67
不在乎标签	71
且说“另一种倾向”	73
何来“经验关”	76
美的享受	78
多余的文章	81
诽谤者有罪	83
我们岂能办不到?	86
市长研究班联想	89
楚霸王跳芭蕾舞	91
根深叶茂	93
有感于无价之宝	95
只差三个月..... ..	98
以貌取人效应	100
保姆的资历	102
经济效益种种	105
千手千眼观世音	107
教授经商及其它	109

巴金的提问	112
走马灯效应	115
余热云云	117
被遗忘的角落	120
何必动此肝火	123
酒吧间的诀窍	125
编者后记	129

道途偶拾

从前广东有个军阀李福林，有一次到中山大学去演讲，当时叫做“训话”。全部讲词不满五十字。他说：

“我系李福林，李福林就系我。我一个大字都不识，当了军长，你们这些 Kaidai（注），读了大学，要做皇帝不是？完毕。”

当然还是大家鼓掌。

平心静气地说，这是篇有特色的讲词。一、没有由秘书起草的讲稿；二、语言不多，不叫人打瞌睡；三、开门见山，不穿靴戴帽，也不引经据典；四、对自己的面目，毫不掩饰，也不拉大旗当虎皮，痛快得很；五、承认自己的缺点，承认自己不及大学生，大学生比自己能识字，有一点唯物主义。如果继续分析，还可以找出许多特色来。

本来，李福林的演讲是叫人捧腹的，但我这样一分析，没有捧腹。

有位大学校长，要到美国一所“姊妹大学”去回访。动身之前遇到一个问题：人家大学校长都是专家、学者，要是问起我这个校长是什么专家来，怎么回答？如果改派一位本是专家、学者的副校长去，就很好对付了。可是出国观光的机会怎么能让给别人呢？他虽不是一个大字都不识，但确乎并无专家之长。终于有人出主意：就叫马列主义专家吧！在不讲马列主义的人们面前讲几句马列主义，也可以算得个马列主义专家的，这也并非首创。只是问你“有什么著作”时，却来不及将平时那些讲话、报告之类印成集子，题为某某言论集。尽管无人购读，印它若干万册，堆压在仓库里，也算是有著作呀！但办法还是有的，叫马列主义教研室连夜为他拼拼凑凑，赶炒一篇论文。这样，一旦要拿著作或作学术报告，在不讲马列主义的人们面前，很可以对付过去的。令人耽心的是，国外有一个习惯，作了报告之后，还要让人提问，当场解答，我们总还是不能像白卷英雄张铁生访日那样，开个玩笑搪塞过去呀！不过可以放心，人家不会请你讲马列的。

至于能不能考察人家的高等教育，能不能发现人家的长处，看出人家的短处，能不能在管理高等

院校上有所借鉴、有所启发，等等，这样的问题就不用提了，因为：一、有随员同去，二、我们校长的任务只是礼节性回访和观光嘛！如果回来要作访问美国××大学的报告，有随员可以起草。而且到了花花世界，见闻总是有的，何用操心！

三

从前希特勒的戏剧协会主席汉斯·约斯特说：他一听到文化二字，就立刻掏出手枪来。“四人帮”在仇视文化、毁灭文化上，比起希特勒之流来毫不逊色。对此我们实在还批判得不够。

不妨从毁灭文化的沙漠里拾一粒沙子吧。在“四人帮”横行之际，有一个名《向阳院的故事》的电影，内容是一个退休的老工人，组织向阳院的孩子们在假期去搞劳动。有个反革命分子对此进行破坏。他用什么手段进行破坏呢？不是用欺诈、利诱、腐蚀、暴行等一切反革命分子所惯用的手段，而是为一个孩子去补习数学。这是多么怪诞离奇！从现实世界里，找不到这样的反革命分子。这个电影恰恰暴露了一幅仇视文化的丑恶面孔，它单单选用了为孩子补习数学来作为一种反革命活动，这不是偶然的。这种仇视文化、毁灭文化的法西斯心理，不是同一听文化二字就掏手枪无独有偶么？

在仇视文化方面，“四人帮”不但洋为中用，效法了希特勒的法西斯，而且古为今用，效法了封建主，所以叫做封建法西斯，是一个蹩脚的拼盘。“四人帮”所讴歌的“法家”祖师爷商鞅，就是个资格最老的愚民政策发明家。他有一句“名言”，说：“民愚，则计可也；世黠，则力可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老百姓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只要略施小计就可骗过去，使之俯首贴耳。老百姓有了文化，有了知识，聪明了，不信你骗，就得临之以暴力，全面专政。”愚民政策这个法宝既然古已有之，“四人帮”学起来毫不费力。所以在他们手下，文化成了罪恶，交白卷的可以上大学，大学的主课不是文化科学，有文化的是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难怪建国已有三十年的今天，还有人自鸣“老子是大老粗”为荣了。呜呼！

注：“kaidai”，契弟，粤语骂人语，相当于北方人说的“兔子”。

1980年3月10日《羊城晚报》

漫话“内部读物”

在“四害”横行时期，书店的门市部空荡荡的，反映出文化浩劫的凄凉景象。有“逛书店”癖的人，只好望门兴叹！其实了解内情的，知道还有一个保密的“内部读物”门市部。在我们长沙，叫做“工农兵门市部”，有一些从外国翻译过来的出版物，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哲学、文学、各方面都有，较之其他门市部，花色品种要多一些，因此也比较吸引人。尤其是在那种苦于文化沙漠饥渴的日子里，伫足于“工农兵门市部”之外，真如大旱之望云霓。

“内部读物”算得是个发明，但发明者是谁，无由可考。招牌“工农兵门市部”，但进入这个“内部”去买书的，有几个是真正泥脚杆子、一身油污的工农、或者当兵的。工农兵要买书，还只能到那个空空荡荡的“外部”去。这真是一幅漫画。

其实，“内部”也者，某一级以上的干部之谓也。这些读物都划有等级，某一些专供县团级以上干部阅读，某一些专供厅局级以上干部阅读。如果这些读物属于党政文件，那是应该规定阅读范围的。但这些所谓“内部读物”，大都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

是不是怕泄露了国外的什么机密呢？显然不是。

据说，这些“内部读物”，因为译自国外，无非封、资、修，有毒。令人不可解者，何以专将这些有毒之物，去飧各级领导干部呢？或谓，领导干部觉悟高，有水平，有抗毒能力，那么，有抗毒能力就要去服毒么？当然又不是。

可是，“内部读物”也并非只作吗啡之用。尽管它的内容确有错误，观点确有反动，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之毒。但总有一定参考价值，对研究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地理的、哲学的、文学的、研究国际问题的等等，有一定参考价值。它们总是一些资料、一些知识。而且，其中确有一些有学术水平的东西。不然，你翻译那么些著作，印那么多纸张干吗？我们自己不是有许许多多高水平的著作，因为没有纸张而不能付印么？

既然如此，难道研究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哲学、文学、国际问题的，只能是限于各级领导干部吗？在九亿人口中，各级领导干部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数字，研究学术、研究各种问题的人，应该是，而且事实上比这个很小很小的数字大了不知多少倍。难道这么广大的群众，这么多研究学术、研究问题的人员，都不算内部，却必须剥夺使用这些“内部读物”之权么？

当然，在“四人帮”横行无忌的日子，这是一

种必然存在的现象，是丝毫用不着奇怪的。但是在今天，这种现象就成了一幅漫画。我们可不可以研究研究、认真地把它解决呢？

1980年3月15日

让贤不是撂担子

去年在石家庄开会，会上有一位老工程师发言。他已经退休，但不肯退出工作，还在继续研究穿孔卡片。他是自费去参加会议的，肩上一只挎包，不用任何人照拂。他有多大年纪了呢？八十三岁。后来在昆明开会，又遇到他，听了他的学术报告。我说，见了他，我们这些不知老之已至的人，都更加有了信心。

可是这些天来，老年同志到了一起，谈论要向年青人办移交了，慨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本也是自然规律，无可如何的。我们的事业是一种长途接力赛，没有人把接力棒接过去是不行的。许多科学家，都愿培养年青一代来超越自己。牛顿二十七岁还是剑桥大学的学生，他的老师巴格罗教授也只三十九岁，并不老。可是他辞去数学教授的职务，推荐牛顿继任。这种爱护和提拔人才，不怕超越自己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大提倡的。

也许有人说，巴格罗教授既不是“徐庶走马荐诸葛”，也并非“归去来兮”的陶渊明，他把讲座让给了牛顿，但他仍然是教授，这还是能够做得到的。

我们有些同志，虽然自己垂垂老矣，要让贤却很难。因为有了位子，就有权有利，现在要把位子让给贤者，不论这贤者是中年、青年、或者甚至老年，还说要废止干部终身制，总感到有点不舒服。虽然事实上，他的领导工作早已让给秘书了。

当然，我们还有许多老革命、老行家，虽已进入老年，但精力充沛，的确有如黄忠老将，还能在四个现代化长征路上，夺取定军山，你硬劝他解甲归田，对革命事业也并非有利的。不能光看年龄，还要看能挑多重的担子。他能挑一百斤，为什么硬要他把担子撂下来呢？不能一听说让贤，就以为凡是老年人都得走开。真正懂得担子有多重的人，是知道还在挑着重担、迈开大步赶路的老年同志是少不了的，少了他们，那重担子不一定有人能够一下接得上。这也是事实。至于“大器晚成”、“老当益壮”之说，也是古已有之的，并非年老的都不行了。牛顿到了八十五岁还在出成果。许多老科学家的实践证明，人们的知识和思维能力，如果经常使用和锻炼，即使年届古稀，也能保持不衰。他们的知识和经验非常丰富，日本有一种作法，把退休了的富有经验的老人请到一起，让他们贡献自己可贵的经验，谓之“经验银行”。法国雷诺汽车公司有个研究发展部，里面都是白发苍苍的老技师。其中有一个名史蒂诺的，在雷诺汽车公司工作了五十二年，是